

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追无
踪悔

史建全

著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悔追踪/史建全著.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1996. 7

ISBN 7-5043-2907-X

I . 无… II . 史… III .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 I 235.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770 号

无悔追踪

史建全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7 印张 390(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2.00 元

ISBN 7-5043-2907-X/I • 399

目 录

无悔追踪(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1)
第一集.....	(7)
第二集	(35)
第三集	(65)
第四集	(92)
第五集.....	(118)
第六集.....	(143)
第七集.....	(172)
第八集.....	(201)
第九集.....	(229)
第十集.....	(258)
第十一集.....	(286)
第十二集.....	(312)
第十三集.....	(342)
第十四集.....	(363)
第十五集.....	(391)

第十六集	(416)
第十七集	(442)
第十八集	(469)
无悔追踪(小说)	张策(497)
后记	(533)

|十八集电视连续剧|

无 悔 追 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主 要 人 物

肖大力：警察，派出所所长，1949年时21岁。

刘亚琴：肖妻，学校会计，后为党支部书记，“文革”中自杀。

冯静波：国民党潜伏特务，学校教员后升校长，1949年时22岁。

大眉子：冯妻，旧社会妓院使唤丫头，解放后家庭妇女。

马大胡子：公安局长，“文革”中下放，后调外贸部门工作，1949年时30岁。

苏大姐：马妻，区委干部，“文革”后调经贸部工作。

王六斤：原国民党留用警察，后劳改，释放后开小杂货铺。

剃头包：包德元，剃头棚师傅。

包 婶：包妻，公私合营后当经理。

孙焕章：剃头棚学徒，后参加志愿军，回国后开修鞋摊，1949年时17岁。

车子李：李三，三轮车夫，解放初下放农村，后返城，1949年时18岁。

小辩留：车子李之弟，参军复员后任派出所所长，1949年时4岁。

大脸盘子：李三之妻，1960年从农村嫁到城里，后当街道主任。

张 婶：原街道主任，“文革”中贪污抄家物资被撤职。

金尿盆子： 金赵氏，旧社会“云香阁”妓院领家，1960年死。

四阎王： 阎殿昆，国民党中央将特务，1960年特赦，后回国开公司。

徐楚文： 冯所在学校的校长。

徐小妤： 徐楚文之女，1958年打成右派后出走香港，开放后回国办公司。

崔远远： 肖大力家街坊，后嫁四阎王，与小辫留同龄。

马土生： 马大胡子前妻子之子，生活在农村，1960年死。

小安子： 肖的同事，派出所副所长，后升区武装部长。

小黑子： 肖的同事，警察，后升区拘留所所长。

肖新桅： 肖大力长子，“文革”中插队，返城后做临时工，1949年出生。

肖继民： 肖大力次子，参军复员后在电视台工作，1960年出生。

冯抗美： 冯静波之女，文艺兵复员后在文化馆工作，1953年出生。

瞎胡： 磨刀师傅，包师傅好友。

大老扁： 粪霸，解放初期被劳改。

祁卫革： 抗美的爱人，严重的精神障碍症。

旗袍陈： 冯的同事，课任教师，祁卫革的继母。

蒂老师： 冯的同事，音乐教员(男)。

甫老师： 冯的同事，数学教员(男)。

董老师： 冯的同事，语文教员，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党集团分子被捕(女)。

叶娃： 新桅的爱人。

小郑： 冯的同事，继民的女友。

胖墩： 华北楼饭庄伙计，后任饭庄经理。

李彦玲： 车子李妹子，阎伯隐之妻。

阎伯隐： 四阎王之子，小名隐头。

麻佛爷： 小偷。

小黄秘书： 苏大姐的秘书，后给四阎王工作，曾是继民的女友。

平则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
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步桥。
马步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
帝王庙，摇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
四牌东，四牌西，四牌楼下卖估衣。
问问估衣多钱卖，桃花裙子二钱一。
打个火抽袋烟儿，过去就是毛家湾。
毛家湾，扎根刺儿，过去就是护国寺儿。
护国寺儿，卖大斗，过去就是新街口。
新街口卖大糖，过去就是蒋养房。
蒋养房，安烟袋，过去就是王奶奶。
王奶奶啃西瓜皮，过去就是火药局。
火药局，卖钢针儿，过去就是老城根儿。
老城根儿，往西看，远处就是宛平县。
宛平县出了城，北京的故事可没停。
四十年，八十年，北京的故事往下传，
八十年，一百年，北京的故事可没完……

第一集

1. 城南，土塘刀胡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晴朗的天空炸响一声沉闷的礼炮……

一捆挂在木头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的礼炮声，将震得微微颤抖的高压线上的一串麻雀惊飞。颤微微的电线似乎带着礼炮的回声穿过一片黑鸦鸦的屋瓦伸向街口古老的前门楼子。

又一声炮响，前门楼子上呼啦啦腾起扑天盖地的一大片白鸽……

2. 胡同口，小剃头棚内（日）

随着一声炮响，一块白布围裙“吧”地在半空抖开，围在理发椅上一位鼻直口阔面目白净人的领口上。

后脖梗子上一大块肉瘤瓷瓷实实堆在领口外的剃头匠——包德元；包师傅激动得胖脸上的五官全耸到一块，他边在挂在柱子上的皮带上备着剃刀边说：“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呀！搁过去这可是皇上登基的日子……”他举着剃刀走到那人跟前：“怎么着，冯先生，您挑这么个日子口儿修门脸儿，咱是不是换换样式？”

冯先生冯静波二十二三岁，正襟危坐，对街上传来的炮声不屑一顾，矜持地瞥了镜子里的自己一眼：“我？——照旧！”

透过糊着米字纸条的玻璃窗，看得见街上胡同口簇拥着一大群人。

3. 土唐刀胡同口

离剃头棚没几步远的街筒子口，站着一排身着黄制服军装，手持三八枪的戒严警察。他们身后的人群不断向前拥挤着：“让我们过去看看吧……”

“游行队伍什么时候过完呀……”

宽嘴杈高颧骨的警察肖大力左肩斜挂着勃朗宁手枪，五角星帽徽中嵌着公安字样，他阻拦着人群喊：“大家伙别挤！军管会命令游行不开始谁也不准上大街……哎哟！”

人群中一个独辫姑娘被后边挤得一个趔趄，瓷实实地踩了他一脚。

一精瘦的警察一把搡回那姑娘，瞪眼道：“拿他妈客气当福气，大眉子，好话好说不好听是不是？”

叫大眉子的姑娘直起身胆怯的缩回了人群里。另一单眼皮的警察小安子不满地白他一眼：“我看你是好话不会好说！”

人群中一个长着俩煽风耳的小伙子瞪大双眼激动地数着礼炮声：“11、12、13……”

一阵清脆的脚铃声，一精壮的小伙子蹬着三轮从街面上驶来，车斗里坐着一个五六岁手拿小纸旗、后脑勺留根小辫儿的男孩，车夫高叫着：“嘿！我可看见了，解放军的马队把西河沿儿街筒子全砸满了！”

人群一阵骚动，精瘦的警察一把扯住他的号坎：“车子李，你他妈啥工夫溜出去的！戒严了知不知道？成心跟我裹乱是不是！”

肖大力正掸着踩脏的鞋面，听见这话蹙蹙眉心，拽他一把：“王六斤同志，你现在是新中国的警察了，对老百姓说话办事要

态度和气，国民党警察作风得改改……”

精瘦的王六斤油滑地点着头：“知道喽您呐！”

车子李没理会他俩的对话，兴奋地对围上来的居民说：“我穿门框胡同奔北绕到廊房头条东口，一看好嘛！解放军的坦克从五牌楼底下奔南望珠市口一眼瞧不到头，车轮子全小碾盘那么大，前门大街石板路面儿全都给碾酥了！那炮筒子挑着过五牌楼——将可沿儿！”

人群中，煽风耳小伙子还在数着礼炮声：“26、27……”突然，他兴奋地一拍大腿蹦起老高，转身蹿出了人群。

肖大力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挤过人群跟了过来。

4. 剃头棚内

包师傅用剃刀正给半躺在椅子上的冯静波打着眼皮（刮去脸上及眼皮上的汗毛），随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最后一声炮响，煽风耳破门而入大叫：“28响！28响师傅！”

冯静波闻声一振，包师傅忙抬起刀子：“哎哟哟……多玄乎，差么点儿给您这下眼皮也拉成双眼皮儿！”他扭头对煽风耳：“焕章，你说什么28响？”

煽风耳焕章：“礼炮哇，整整放了28下！”

包师傅一指墙上木板托上的收音机：“我说什么来着，自打去年那个国民党军官带着一连人到我这剃完头一个剃子儿没给，我就说了这国民党要完。共产党登基得天下是顺民意得天理的事，要不介午门头里那几尊土炮今儿个咋响了呢，往前推那还是朱元璋、李自成进北京时响过两回……”

焕章扑哧笑了：“拉倒吧师傅，那几尊破炮都啥年头的东西了？早不灵了，这回是解放军的大炮！”

正说着车子李领着弟弟小辫留进来：“是解放军的大炮！我

瞅得真真的，就摆在前门楼子东头城墙根底下，一拉溜老长一排！”

包师傅：“扯臊！要用真炮打，一炮崩出去不伤人？”

冯静波站起来整理着衣领搭茬道：“那是山炮，这种炮炮身短，射程也短，炮弹都拨掉了头，光听响不炸人。”

此时，走到门口的肖大力听见这话一怔，隔着窗子往屋里瞥了一眼，不期与冯静波四目相视。

冯静波盯住他帽徽上的红五角星，眼里闪过一丝不安，他似乎掩饰什么又一屁股坐回理发椅上。

焕章仍沉浸在激动中，过来问他：“冯先生，您知道国庆典礼为什么放 28 响炮吗？”

冯吱唔着说不出来。焕章不等他回答又说：“那是象征着我们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诞生到 1949 年建国共走过了 28 个艰难困苦的年头！”

冯静波透过焕章的肩头又斜睨了一眼窗外；只见肖大力向着身边的王六斤什么……

窗外，肖大力：“这个人是谁？”

王六斤扒着玻璃瞅瞅：“噢，这位是惜阴小学的教员冯静波，冯先生。”

剃头棚内，体态丰腴的包妻一挑门帘从里间出来，接着焕章的话茬：“嗬，焕章，你懂得还不老少呢！”

焕章得意地一片腿蹲到了门口的板凳上，挡住了窗外肖大力的视线，“瞅咋说了，我参加了北平市店员工会啦！”

包师傅也高兴地：“有起子了！嗯，你参加工会咋没言语一声，我也想……”

焕章：“人家不要你，我是店员学徒，你是雇主……”

包师傅听后有点不快，底气不足地：“我是雇主……”随后脸

一沉冲焕章：“去！打水去！”

焕章感到自己有点失态，猫儿似地从凳子上溜下来，抄起了铜洗脸盆打水去了。

车子李把弟弟往椅子上一提溜：“包大叔，你给我弟弟这玩艺剃喽！解放了，日子好过了，我寻思着多挣俩钱供他念书。”

小辫留在椅子上又踢又闹：“我不剃头，我不剃头！”

包婶儿举着剪子又哄又骗地掐巴着他：“小辫留蒸窝头，半拉儿生半拉儿熟，看你小辫留不留……”

手起剪落“咔嚓”一声，猪尾巴似地小辫甩到了冯静波的脚下。他看了一眼脚边的小辫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脖子：“包师傅，您给我这一——改改样儿。”

包师傅：“怎么喳？”

冯静波：“去短点儿？”

包师傅：“短到啥份上？”

冯静波：“见青茬儿！”

一推子下去，冯的后脑勺上推出一道青沟。

墙上木板托上的收音机里阅兵式开始，《骑兵进行曲》音乐大作。

5. 某医院产房（夜）

肖大力解开小布干粮袋，端出一碗冒着热气的小米粥，递到躺在床上的妻子刘亚琴手中。

亚琴额头扎着条围巾，笑眯眯地接过抿了一口问：“这是啥小米子？”

肖大力：“这月刚领的津贴 30 斤口小米，我拿出五斤给你换了点鸡子儿。”

亚琴：“这月咋没发伏地小米呀？”

肖大力：“啥不一样吃！”

亚琴：“口小米可没伏地小米好，熬粥不稠乎，还乱汤……”

肖大力：“瞧你口儿高地，刚进城几天就添了不少毛病，在石家庄那会儿一天三顿糜子面你不也吃得喷香！”他说着又打开一纸包，掰开硬梆梆的一块红糖搁进她碗里。

亚琴放下碗扒拉着他的挂包：“我瞅瞅你都给我带啥好东西来了？”布兜里折出一堆鸡蛋、红枣，她一乐：“你咋没给我带束花来？”

肖大力不解：“花？坐月子要用花？”

亚琴：“摆着好看，你真土包子！”

肖大力笑了：“接收石家庄那阵儿，你们学校的学生不都上赶着找土包子吗？要不咱俩能结婚？”

亚琴：“可你现在是进城干部啦！”

肖大力：“共产党的进城干部可不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亚琴娇嗔一笑又端起粥碗：“唉，孩子刚这么几天你给接哪儿去了？”

肖大力赶忙：“啊，我放马大胡子家了，他老婆打山东老家来非要看看咱孩子……”他看看亚琴半信半疑，又打岔道：“这小子头发油黑瓦亮长得遮住小耳朵，唉，我问你，他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也不觉得扎得慌？”

“德性！”亚琴嗔骂了一句又说：“大力，你打算给咱孩子起个啥名呀？”

肖大力挠着后脑勺：“起名？对，是得起个名……”

6. 马大胡子家（夜）

四方大脸的马大胡子一下子将手中的婴儿托举到半空：“这小子真有福气，刚从娘肚子里出来几天就看见毛主席啦！”

肖大力正进门：“嗯嗯嗯！马大胡子，留点神别摔着我儿子……”说着抢上一步接过孩子。

花砖漫地，灰皮吊顶，左右两面磨花玻璃隔扇的客厅中间，小安子一伙警察围坐在一张理石面硬木八仙桌周围，他们仍沉浸在白天开国庆典的兴奋中。

小安子：“肖大力，你老婆生孩子也真会挑时候，单赶这建国大典头几天。我跟着毛主席打了六年仗，走遍了小半拉中国，到了也没看过毛主席一眼呢。”

相貌端庄白白净净的苏大姐穿着一身可体的列宁装从里间出来，她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姿态，边给大伙沏茶剥花生边说：“我们妇女队伍通过天安门楼子底下时候，我把双手托在头顶上，他比我离毛主席还近了几尺呢，毛主席一开口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哎呀妈呀，赶情毛主席是湖南人和我娘家是老乡哩！”

众人开怀大笑。

肖大力：“苏大姐，我可没敢告诉亚琴，孩子借给你抱着游行去了。”

马大胡子：“亚琴知道了也不会说啥，你们儿子是出生最早见着毛主席的人，这是孩子的幸福！”他说着解开上衣扣，把一直单挎在肩上的木套匣子枪挂在椅背上，又说：“大力，你准备着给你这肉疙瘩起个啥名？”

未等大力开口，小安子抢道：“既然说这孩子幸福，照我说就叫小福子吧！”

苏大姐：“封建味道浓点儿……”

马大胡子：“依我呀，咱们今天的天下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干脆就叫‘枪杆子’，大号叫肖枪杆！”

苏大姐：“火药味儿浓点儿……”